

宁要快乐的傻子，
不要忧郁的天才



我平庸

WO PINGYONG WO KUAILE

周洪 著

我快乐

对北大、清华、哈佛说不！！

平庸就平庸。

优秀是烦恼，平庸但快乐。

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对北大、清华、哈佛说不！

我快乐

周洪▶著

平庸就平庸。

优秀是烦恼，平庸但快乐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平庸,我快乐/周洪著. —广州:广东教育出版社,
2001.12
ISBN 7-5406-4729-9.

I.我... II.周... III.家庭教育—普及读物
IV.G78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69346号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邮政编码:510075

<http://www.gjs.com.cn>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州市穗彩彩印厂印刷

(广州市石溪富全街18号)

889毫米×1194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80 000字

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406-4729-9/G.4289

定价:14.80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(电话020-87616267)联系调换。



快乐

自序 1

幸好闺女既不优秀，更不天才。要是她从小就成了韩寒那样的天才少年，被出版社的编辑和报社的记者烤熟了，再捧在手里吹着，放在嘴里啃着，快乐离她只怕就不止三重门了。

闺女的同学都奔北大清华，再加上哈佛，压在闺女头上就三座大山了。当哈佛女孩满天飞的时候，我警告闺女，不许惦记哈佛。闺女说，好，让哈佛惦记我。

自序 2

毛主席说，做一件好事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

玩笑说，做一件“坏事”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“坏事”。

回首前半生，这两难几乎都让我做到了：一辈子做好事，一辈子做坏事。少年时期，戴着像章和袖套奋不顾身投入“文化大革命”；高中毕业后，挽起裤腿儿上山下乡战天斗地；大学毕业后，系紧领带进入机关做人民公仆。都是造福人类的好事。但是，奋不顾身犯下的是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，战天斗地破坏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；当公仆却险些当了一些贪官的帮凶。这都不能把责任一概推给社会，倒值得自己去深刻反思。

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，想要把握自己的行为的确很难，就是生儿育女，这个纯粹两口子的私事，也难保不会遗害公众。起码孩子一出生，就已经增加了地球的负担。但是，这毕竟是我这一生中惟一有可能把握的一件大事。起码在她学着说话学着走路学着长牙的时候，还不可能危害社会，而且，给周围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带来的还都是笑脸。

所以，她值得我努力。

努力平庸。



MAA 10 / 11



作者简介

周洪，男，著名作家，
家居北京，有妻有女，平庸
且快乐。

著系列杂文《警告中
国人》，首倡平民自救精
神；著大型文丛《周洪说
话》，首创“说话文体”；著
长篇小说《作家忏悔录》，
首揭文坛黑幕；著自述体
《我平庸，我快乐》，挑战现
行教育观念。

经手编辑《白鹿原》、
《尘埃落定》等经典名著。

责任编辑\李 玲

黄红丽

装帧设计\黎国泰

插 图\宋德禄

责任技编\佟长缨

宁要快乐的傻子，
不要忧郁的天才



我平庸

WO PINGYONG
WO KUAILE



我
快
乐

目录

★ 一章 闺女她妈 /1

★ 二章 胎教的故事 /17

★ 三章 闺女和警察 /29

★ 四章 没有教养 /55

★ 五章 抵制钢琴 /79

★ 六章 小心拐卖 /91

★ 七章 闺女发誓 /105

★ 八章 闺女认命 /1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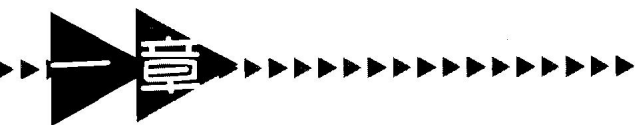
★ 九章 闺女办报 /141

★ 十章 闺女当官 /167

★ 十一章 闺女和萨达姆 /193

后 记 /220





快乐

闺女她妈

你又不是刘德华张学友王菲
张惠妹，凭什么说自己是普通人？

我叫周三（化名），在北京美术馆旁边一家机关工作，是个普通人。

闺女趴在电脑旁边看见这行字，直撇嘴，闺女说：“周三，你又不是刘德华张学友王菲张惠妹，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普通人？”

我想也是，就改称平庸人。在理想和抱负的脚下，普通也就是平庸。

闺女叫周一（化名），在北京五中读书，是个普通的学生。

对这行字，闺女没再撇嘴，她点头笑说：“对，我只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学生。”

我要将很普通的学生改成很平庸的学生，闺女强烈反对，说普通等于平凡，不等于平庸。我说，在成千上万望子成龙的家长眼里，平凡也就是平庸。

闺女就说：平庸就平庸。优秀是烦恼，平庸但快乐，平庸就平庸。

我的办法很简单，
在避孕套上做手脚

我是平庸人，所以严格遵守平庸人的人生程序：出了娘胎吃奶，长大以后读书，工作以后结婚，当了丈夫当爹……直到归西。

我妻不平庸，只是普通，而且有着不普通的追求，她说必须要政治进步之后才能当爹。那是八几年，还不可能有比尔·盖茨张朝阳杨致远一类新青年楷模，所谓政治进步也就是从科长到处长到局长的模式，那几乎是全部的有志青年的惟一奋斗方向。妻说，没有进步别说当爸，连当老公的资格也是没有的，她跟我去街道办事处领证，只是看在爱情的分上罢了。至于生孩子，她是说什么也不让步了。

我说实话，我也渴望进步，金钱地位还是挺让我羡慕的，虽然总有一天会有廉政风暴到来。何况就是不贪不污，那按级别的该享受的待遇，也够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眼馋了。只可惜我认为自己天生贱骨头，不屑于向领导汇报思想，进步是不可能的。注定了要辜负她的希望。所以，新婚过后，我就不停地做她的思想工作，希望批准我先当爹，再当官。

我说，咱们的祖先炎帝和黄帝都没地方交入党申请书，要是不允许他们当爹当妈，怎么会有我优秀的炎黄子孙？

妻就叹着气承认烂泥扶不上墙的可悲现实，终于不再鼓励我进步，但也不让我当爹。她用同事的话说，养儿养女，不如养阿猫阿狗，不怕难产，不怕畸形，不怕弱智，不怕堕落，不怕失学，不怕失踪，不怕失业，不怕不忠不孝大逆不道。

我就对妻说，把一个小小的精子加卵子养成一个活生生的革命接班人，那种成就感岂是养阿猫阿狗能够得到的？妻说：“周三，你怎么就敢断定一定是革命接班人呢？”我反问道：“他（她）还会有别的出路吗？”妻点头说：“也是，瞧你这出息，他（她）也当不上资本家的接班人了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妻坚持避孕。照说，妻已经快30岁，早到了着急





快乐

的年龄。但妻是那种典型的城市小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女性，就算到了退休时候，自我感觉也还像个孩子，指望她们作出当妈的决定是不可能的。我问她，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避孕。她歪头说：“这一辈子不刚开始吗？还早着呢，到时候再说！”

这就对了，她今天不要孩子，不等于明天不要；二三十岁不要，不等于四五十岁还不要；四五十岁不要，不等于七八十岁不要。真要等到七老八十成了孤家寡人再来后悔，我可就无能为力了。

我决定绕开妻子，不经过她的批准，自己生一个！

我的办法很简单，坚持在避孕套里做手脚。然后再提醒她小心，千万别让我送她去武警医院（那时候，率先早早孕人流且无需单位介绍信的大多去武警医院）。我反复讲述下面一类传说：医生将一把大铁勺子伸进去使劲刮，为了将活生生的人模人样的胎儿从子宫壁上刮掉，愣要把牛皮一样厚实的子宫刮成牛皮纸，吹弹即破。等等。

等到打胎的恐惧已经深入她心，我就耐心等待她恶心呕吐。

我阳姓，共中国人什么事儿？

我们家，我做饭。这不是因为我喜欢做饭，也不是因为我喜欢妇女解放运动。只是因为我是四川人。在所有我认识的夫妻当中，不论什么职业，不论是领导还是群众，不论男女，只要有四川人，肯定是这个四川人做饭。我也就不能幸免。

自打在避孕套上搞了破坏以后，炒菜时，我总是彬彬有礼地问妻子：“要不要多放点醋？”饭桌上，我甚至迫不及待地问：“要不要吃醋？”

妻总是说，不吃醋。

我干脆说，有谁谁谁给我递秋波，又有谁谁谁请我就晚餐，还有谁谁谁请我听音乐会看话剧等等。妻放下筷子问，有没有谁谁谁请你上床？我说很快就会有。妻就说：“要请你上你就上，不上白不上，也好减轻我的负担。”

还是不吃醋。

终于有一天，妻下班回家，倚靠着门框说，她去和平里的中日医院看医生了。我心头一惊一喜，又沉住气，关切地问，你生病了吗？妻说，阳性。我吃了一惊，艾滋病？妻子掐了我一爪，说没那么严重。我说，肝炎也挺可怕的。妻说，肝炎不是，水肿也不是。我说，那就更麻烦了，又给咱中国人丢脸了。妻子不理解，查出一个阳性，关中国人什么事儿？我说，关系大了，起码要停赛两年。妻子说，她没吃兴奋剂。那些天，中国女子游泳队员不断爆出兴奋剂丑闻，不仅丢了她们那满是疙瘩的脸，也丢了妻子那没有疙瘩的脸，妻子很不高兴提她们。所以，她突然就火了，高声叫道：“你烦不烦？你装什么傻？”

我就只好装聪明，但接下来的谈话让我感到了真傻。

妻摸着平平的肚子问我怎么办。我又重复说那句套话，说咱也是普通人。妻这回嘲笑我说，没有人以为咱不是。我说普通人都是当了儿子就要当爸的。妻说是废话，不普通的孔繁森，还有克林顿和叶利钦，也都当了爸。我赶紧把普通人改成正常人——所有正常人都是先当儿孙子，然后再当爷当爷的。我说，咱没有理由搞特殊化。

但是，妻说，她不是特殊化，她就是不正常。

更怕胸脯疼了，
脸皮皱了，当成了老吗

妻坚定地说：“老公，我不想要。”

在那一瞬间，我感到了绝望，难道我所有的阴谋都破产了么？我看着妻子那张年轻单纯的脸，不相信打胎的恐惧没播下种子，不相信那把伸进子宫的大铁勺子不产生效果。我努力挤出笑脸，顺着她说：“好好好，老婆，不想要，咱就不要，咱去医院，请大夫，请大铁勺子，咱就流。”

妻又坚定地说：“老公，我不想流。”

我心头一亮：“好好好，老婆，不想流，咱就不流。”





我
快
乐

妻忽然火了：“老公你怎么颠三倒四？你到底要不要这孩子？”

我再一次告诫自己沉住气，我很客气地说：“我听您的，你说要，就要，你说不要，就不要。新社会，您作主。”

妻也客气起来：“老公，别模棱两可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你要拿主意。”

我赶紧摆手：“别，作为解放了的中国妇女，这是你应有的权力！”

妻又突然嚷嚷起来：“我不想要这个权力！”

我轻声嘀咕说：“你真给中国妇女丢脸！”

妻不怕丢脸，她仗着自己阳性，就刁蛮起来。她说，她不想当妈，但是我必须当爸。我心头踏实了，干脆进一步装傻：“你不当妈，我怎么当爸？当私生的野爸？”

妻的指甲掐进我的肉里，外加咬牙切齿：“你敢！”

我终于明白了妻的心境。她同很多城里姑娘一样，嘴上说不想要孩子，却抱着阿猫阿狗短亲长吻，养育阿猫阿狗的功夫早已经赶得上生儿育女。她们不想当妈是假，怕当妈是真。除了怕难产，怕畸形，怕弱智，怕不忠不孝，更怕胸脯瘪了，脸皮皱了，当成了老妈，没地方索赔青春。就妻而言，她是希望我承担决策的责任，为了自己当爸的理想，低三下四地求她当妈。

我就低三下四：“亲爱的，请你当妈，好吗？”

妻掩口一笑：“亲爱的，我怎么能当你的妈？我有那么老吗？”

我赶紧改口：“亲爱的，请你当孩子他妈，好吗？”

妻眉头一皱：“亲爱的，你这口气，好像自己是个二婚，还拖着个小油瓶。”

几经挫折，我终于说顺了口。我说，她必须要生下这孩子，我请求她，我还要强迫她。她不要，我一千个不答应，一万个不答应！她必须生下我的孩子，一千个要生下，一万个也要生下！

妻就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真拿你没办法！”

然后她又皱了眉头说：“可是我怕！”

我就拍了胸膛说：“怕什么，共产党领导，天塌不下来。”

妻说：“你敢保证吗？保证孩子不是侏儒，不是弱智……”

我把她的乌鸦嘴堵住。我说，咱不是正常人吗？咱不是没干什么缺德事儿吗？咱一没杀人放火二没贪污腐败三没乱党乱国，上帝不会没良心的。妻嘲笑说，你想杀人放火没胆量，想贪污腐败没权力，想乱党乱国，没能耐。我说，就是有，我也不干，为了理直气壮地当爸，我也不干。

妻就说：“我可说好了，这孩子我是不想要的，是你硬逼着我要的。我是为你生的。以后要有什么事儿……”

我说：“放心，以后天塌下来，我顶着！”

妻说：“我不要你顶天，我只要你……”

我说：“明白，以后要有尿布，我洗！”

妻拍手笑了：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有了尿布，你洗。这可不是我逼你说的！”

我原以为就我会装傻，现在才知道，她比我更会装傻。她既想要孩子，又不想洗尿布，她的目的达到了。我一拍胸脯，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。

我甚至怀疑我在避孕套上搞的破坏，她完全清楚，说不定在我用绣花针扎过之后，她又补了大改锥。但她从来不承认，直到今天也不承认。就是当着闺女，她也还坚持说，是被我阴谋拖下水的。

不过，就算我不拍胸脯，以后的尿布也要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。怪只怪“尿不湿”的发明晚了几年。

总之，闺女的命运，就这样决定了下来。

我打心眼儿里承认，溜须拍马是一门“当问”，而且是高深的“当问”

讨论当爸当妈问题的时候，我和妻躺在床上。

其实是白天。大白天躺床上，不是因为我们热情不减。按照规则，查出阳性就该禁赛，热情再高涨也不行。





那些年，我们和另外两户人家同居于北京三元立交桥边的一套三居的楼房，我们住8平米的小间。放了写字台和衣柜以后，连双人床也放不下了。我们只好放单人床，在靠墙的缝隙处加了一块木板，使得它勉强可以将我们夫妻俩摆平。大白天躺床上，只是因为进了家门以后，不上床就没立足之地。所以，在决定保胎以后，我们第一个难题就是给婴儿床找地方。要是孩子生下来没地方放，我就只能永远当儿当女，不能当爹当妈。

那时候，我们还习惯（也只能）依靠组织，所以，第二天我就去了单位房管处。

我这人很没出息。心里头顶瞧不起奴颜媚骨的马屁塞子，一派清高风范，却还是为了房子去低三下四。还在房管处门外，就体会到有所求同无所求真是大不一样。无所求时骨头是硬的，有所求时骨头是软的。在轻敲处长的门时，就感觉到腿软。幸好见了处长，虽说腿依然软，身上也还有部位硬了起来。

舌头，硬起来的是舌头。僵硬。

硬组织软了下去，软组织硬了起来。

在这以前，我总爱说谁谁谁不学无术却官运亨通。这以后我改变了看法，我不再说人不学无术。我打心眼儿里承认溜须拍马也是一门“学问”，而且是高深的“学问”，是完全应该评定高级专业职称的“学问”。以前我常说“拍马屁谁不会”一类不知天高地厚的话，以后我不再说了。因为我发现自己就不会，不是不屑于，就是想学也学不会。到了今天，我甚至以为溜须拍马不一定是奴颜媚骨，上下摆平左右逢源，不仅是“学问”，已经是“艺术”了。

不学无术的我见了领导，还没把住房两个字说出口，就已经满头大汗了。

虽然我对领导有很深的成见，领导见了我，也还是和蔼可亲，说话很语重心长。处长说，小周啊，你的困难我很了解，可组织比你更困难，很多老同志比你年纪大工龄长贡献多，至今还在小平房里三代同堂。你应该多想想他们。

我说，多想想他们的应该是领导。处长就问我，到底想不想要房



子。我赶紧说想要想要。处长说，想要房子就谈房子，不谈领导，好不好？我赶紧说，好好好。

处长看我态度好，就偷偷地告诉我说，有一套一居室，我搬过去正好。可上头卡住了，上头有别的考虑。

我的腿突然就硬了，舌头突然就软了，满腔的屈辱喷薄而出：“上头还考虑什么？他的儿子有一套，女儿有一套，连小保姆都有了一套。他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！他是谁？人民的公仆！他这个‘仆人’都多吃多占，可我们这些‘主人’还一无所有，他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！”

处长就叹气说：“我看你是真不想要房子了。”

处长刚去公费进修，拿了大学文凭，评了专业职称，政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。处长说，我应该搞清楚，领导是人民的公仆，不是我个人的公仆。我只是十几亿人民之一。再说了，小保姆也是十几亿分之一的主人。

我不知道处长是逮着机会给我上政治课，还是借此机会发了自己的牢骚。据说他也想要那套房给儿子娶媳妇，但敌不过上头的考虑，情绪也不好。

闺女她妈天真地问：
领导也怀孕吗？

几乎同时，妻也坐在她们公司行政处长面前，眼泪汪汪。

行政处长很理解也很同情妻的困难，他信誓旦旦说一定给妻想办法。今年不行有明年，明年不行有后年，后年不行有大后年。妻说单位还有空房。处长说，这没错，还不止一套。但是妻不能住，处长也不能住。

处长说，领导有特殊情况。

妻天真地问：“什么特殊情况？领导也怀孕了？”

处长说：“领导有难处，这就是特殊情况。”

妻问：“比怀孕还要难？”



处长说：“怀孕有什么难的，谁都要怀孕的。”

妻就又天真地问：“处长也怀孕吗？”

处长先是谢谢关心，虽然他是男性，不可能怀孕。处长说，每个妇女都是要怀孕的，但不是每个妇女都能当领导，每个男人也不能当领导。总之一句话，怀孕不需要组织考察，不要上级审核，不需要领导考验，不需要忠诚，不需要坚定，只需要——就行了。其难度同当领导不可同日而语。

妻在绝望之中，用了一个词：腐败。引起处长不满。处长说，这话不对。不够级别是腐败，够级别就不是腐败。这个道理要想通，不想通就生气，就伤心，这对胎儿很不好，影响发育嘛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应该替胎儿着想，替祖国的花朵、人类的未来着想，不然就不是一个好母亲。

等共产主义实现了……

回到家，妻眼泪汪汪对我说：“我不想要了，去医院流了吧！”

我说，那怎么行，这个爸我是当定了。从小处看，是咱们自己的私事，从大处说，关系到社会主义是不是后继有人。怎么能由一个小头头来决定呢？他高兴，给我房，我就当爸当爷爷；他不高兴，不给房，我就当儿子孙子。他脸色好，我们保胎；他脸色不好，我们就流产，这不很荒唐吗？

我是笑着说这些话的，起初是为了表现幽默。但说到后来，心里涌起巨大的悲怆。因为在生活中，我们的生存权力，的确有时是被贪官污吏决定着的！

从小到大，从农村生产队到工厂到学校机关，碰到过的贪官污吏虽然不多，却已经令人憋气。如果听凭他们决定我的生活，早就活不到今天了。同大多数的父老乡亲一样，我早已经磨练出化险为夷的能力，保证自己不仅要活下来，还要活得高兴。活人不能给尿憋死，贪官污吏，也就是“尿”而已。所以，当妻抹着眼泪说，我们可以再等